

王金昌日记收藏系列

北平日记

(1939年—1943年)

(三)

董 毅◎著 王金昌◎整理

BEIPING
RIJI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北平日记

(1939年—1943年)

(三)

董毅◎著

王金昌◎整理

王金昌日记收藏系列



人民出版社

中华民国卅年

(1941 年)

NOTE BOOK

Diary No. 9

Kept By

Identity Tunc

1月1日 星期三（十二月初四） 半晴

八时许起来，偷偷把昨夜回来买的三包口口糖放在二弟、一妹的枕边，后来发现了，他们都很高兴，因为今天是阳历年，上午看了半天报，今天眼睛，不知又为了什么，上午就不大舒服，下午想做的事，只做了一小时左右，便不舒服起来，于是卧在床上假眠了两小时，五时半起来，二弟一妹去中南海溜冰回来了，今天一天都不大舒服，精神又不好忽冷忽热的，穿脱棉袍三次，眼睛又不好，心中着急得很，不然又可以做许多事情，晚上勉力看了三章《大地》，实在受不了眼睛的难过，九时半便休息了，就这样子烦闷无味，在家中默默的过了一个阳历元旦日。

1月2日 星期四（十二月初五） 下午阴

不知是哪一股子邪劲附在我的身上，今天上午会和娘在以前未有的着急悲痛的愤懑的心情下吵了一阵子，并把门上玻璃踢碎三块，李娘、弟妹、仆妇都吓一跳，我亦不知我怎么那时会那么兴奋！为了一点小事，娘老叨唠没完，不是一次，什么事都如此，劝她不要说了，就大生气，说我管娘，不许娘说话了，还大嚷，说父亲死了，谁也管不了，还说有儿子就怎么样，没儿子又怎么样。不是说的话，娘如没有儿子，父死后，绝不是这样子了。一时气急，父在时屡劝娘勿学四嫂那种泼辣样子，总不听，现在是愈来愈凶。我因二年来里外，各种各方面所经所受之抑郁，又加之念老父以及社会上种种原因对我之歧视，及其他各种委屈，全迸发于一时，状几如疯狂，娘如不知谅人如不明白为人难为人子难，尤以我之处境为难，则我异日总有疯时，经弟妹，李娘，仆媪之劝解，娘亦无语，我每一念及老父，仍悲戚不止，心中万马奔腾，此起彼伏，如火灼心，二年未所经受之苦非可以言语笔下所能形容于万一，恨不随父于地下，留世上徒自受苦耳，独自悲戚半晌，泪落不止，吾平时有许多事，皆不愿声言于各处，皆蓄存于心中，恐将来亦易发病耳，午饭后，与四弟同去北海做溜冰



戏，而中心犹如块垒，迄未消去，而又一念及上午彼时对娘之形态，亦殊丑恶，悔恨之至。何以近半年来以理智自裁，今日竟被情感支配作弄至此，心中对娘殊愧恨，怅怅不能去怀者久之。在冰场上遇同学亲友多人，因放假日人多甚，而冰因人多甚不好，五时半归来，继续作文选目录，晚九时作毕，完了一宗心事，功课及书堆得不少，得加油干干，明天也不打算出去。近日来钱又用完，拟再从九姐夫处拨洋元买米面及过旧历年之用，而存九姐夫处之款只余二百元之谱，至多用至明年（旧历年）二月而已，即告罄矣，而以后岁月茫茫，正不知如何办法，至时以电车公司股票押款于强表兄处，又得看人眼色，父死后，以前所向来未经之事，今二年来不知经历若干，未受之苦亦受，未做之事，亦皆须奔跑，生活!? 生活?!

1月3日 星期五（十二月初六） 晴和

现在很能克服自己，很好，一天未出门，结果多少做了点事情，上午起就看《大地》（Good Earth），美国赛珍珠著，胡仲持译，开明书店出版。努力快看，直到下午三时半即看完大半本，字很小，有报纸小四号字那么大，其三百多页，今天就看了二百多页，不算慢了很满意。下午李娘与张妈去买菜，娘一人亦去土地庙买物。五弟，四弟，小妹及力家黄家四小孩一同去中南海溜冰，五点半才回来，小孩子真有瘾，我一个人在屋中安安静静的看书，更自己由沉寂中，由衷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读书的快感，比叫我做什么事，吃什么好的，穿什么美的还快乐，我宁愿我一人在屋中，没有人吵我来沉静的读我所愿读的书是最快活不过的事了，! 这也非别人所能知道，体会到我心中是多么高兴呢。终于看完了，还有一点怅惘，恨他太短了，赛珍珠的确写中国事写得不错，各种不同人物个性的描写也很分明，中国事务相当熟习，主人翁王龙的一生可以代表中国一般普通中上等的农民了，可惜以前美 M. G. M. 公司以路意丝勒娜及保罗穆尼二人主演的《大地》影片没有看。接着重写清楚两种笔记，到晚上九时才写完，至少今天是看完了一本书，写了四页笔记。下礼拜一又是我的生日了，预备请黄家四人及郑家大宝二宝二人来吃饭，斌来就来，不来就算

了。一年一年过得飞快，明年不知又变到什么样子了，也许我要称呼斌为江太太了罢！因为昨天下午力大嫂来和娘等谈天谓斌最近或许订婚了，日前斌母请力大嫂及力六嫂去她家看看江汉生如何！都说不错，年方廿七，也许不止，大约已写信去问香港勤兄去了，大约没什么问题吧！我很替她高兴，终身有靠，得乘龙佳婿多好！但愿他俩永远幸福！今日上午五妹又来借小秤，不知又称什么小物件，看来此事十成有九成了。如果实理，明年此时怕不会成了江太太了吗？有趣！快得很！十八岁的新娘，一二年怕不是个年轻的母亲！哈哈！我预备去参加他们的婚礼，热烈的诚意来祝贺斌平生大事一下！难得的机会，谁晓得那时又是什么光景，人事！？世事？！难得逆料！抓住一时是一时！

1月4日 星期六（十二月初七） 半晴

天气晴是晴了，但是望上去，是那么灰蒙蒙的无边际的一大片，不是那么青蓝色好看，几天内恐怕还会来一阵子雪吧！天气暖的怪，院内冰都不冻，上午起的不早，书没看，也没做什么事，中午接到了剑华一封短信，因为是八号她大考了，她总是忙的，附有两张特制的相片，新照的写了祝贺新的辞句，倒也别致新鲜，只是送我一张，也送给王贻一张，不知她到底心中起了什么意思，午后本拟去东城，但因访九姐夫未在医院，顺路把王贻的相片送去，又到朱君泽吉那里去谈天，瞎扯起来竟自黑了，于是东城也不去了。有时朱君好似有神经病似的，什么都会点，用功，也会唱两句国剧，他说他今年方廿一岁，可是他看的书实在多得很，诗、词，文章对联全来一气，这半年来他已用完了七百张稿纸，可见他写了多少文章东西了，他满屋全是书，床上桌上堆满了，要睡时，现在床上的再搬到桌上去。小小的一间屋子真够挤的，一个小火炉就热得很，一个人静静的用功，倒也十分写意，他的书真不少，他看过的真多，他五岁就读书了，廿一岁能够有他那样学识的很少啦！博闻强记，全校中唯一好学生，对于各师长他也常在课外去访问，无时无日不努力，苦干不休，真是为学问而读书，将来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学者，我将来恐怕干不通这个，我们不能



和他相比，差得太远，不能成比例，看看他，再想想自己太惭愧了，昨夜他又是二时多才睡，用宋本校对完了一本《子略》，他说他这一辈子研究子书，诸子都干！精神可佩，他说现在没有几个治诸子的专家，学校的先生，都是只有经学，史学，小学等方面，子书方面很少，集部范围更广，无法下手了，他希望他能再努力十年读书用功，就有相当成绩了，可以讲学者，他只希望做一个学者！哪也没去，只在他那里胡聊一阵子一直到五点半才辞出，他有个小弟弟叫“泽有”，很聪明。回家都黑了，中午发一信与泓，不料下午回家又接到她一封信，怪事，难道上次那封信会丢了么，正奇怪十八日发的信多日不见她回呢，她反疑心我许多，可笑！她信中说什么难找知己，言外大有意在，我答以亦有同感，想不到她会那么放不开我，总这样又有什么好处？！

1月5日 星期日（十二月初八） 晴（下午半阴）

仍然那么懒，起的不早，还好没有什么人来，上午看了几节《呐喊》，本来以前约五六年前已经看过了，不过现在再温习一遍。鲁迅的作品与近代新文艺作家不同，另是一个味，似乎比较醇厚得多，耐人寻味，他那篇《故乡》实在感人，《阿Q正传》也正如《堂吉诃德》先生一般是世界不朽的名作，直到现在尚没有看到听到有过像《阿Q正传》般的第二篇作品发表。昨天和朱君谈起，他最佩服崇拜鲁迅，还喜读郁达夫的作品，这点倒是奇怪，郁达夫的作品颓废气息太浓，他说郁的作品逼真深刻能感动人，我也佩服鲁迅，但不同情他之喜读郁氏之作品。中午吃蒸饺子，大家吃的都很饱，一点半出门，先到铸兄家去，看他拿出的矿石机成绩怎样，还好，他夫妻二人正要回家来。我待了一刻即出来了，阳历年虽已有厂甸，可是没有去，觉得反正不过是每年那个老样子有什么意思？！绕道去找九姐夫，他出去理发去了，便又跑到郑三表兄家去，三表兄有客在预备竹战，便进去与二宝及小孩闲聊，大宝出去请人，半天才回来，维勤及其弟皆在。现在在一起，似乎觉得也没什么好谈了，孙祁又想认识二宝一个同学，又求她了，说什么都行，否则淡淡的，爱理不理，劲大了，现在见

了他我也没什么可说的，也只有淡淡的。陆方我本就讨厌他，远一点好，因为约大宝二宝，明日来家吃晚饭，小孩脾气麻烦了半天，黑了才辞出。到了不知为什么，忽然会请她俩吃饭，晚上觉得这半天又只办了一点事，东城也没去，顺路又到尚志医院寻九姐夫谈款事，这次不知为了什么，倒很痛快，答应后天去取，取回此整数，只余半百了，光了！烦！灯下努力，沉下心去，一气看完《呐喊》，末了用心详细看阿Q正传，深感到鲁迅老练的笔调，以阿Q来代表中国一般人的典型，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语，幽默中深含着辛辣与深意，愈体味咀嚼愈觉味厚，念我国人的特性，亦为之惘然久之。

日前因西皇城根有二日兵及一日中佐，白昼被暴汉狙击打死，传为骑一无车捐之自行车，于是一时查车捐特别紧；后又传系一麻子，于是前些日子在通衢各处用载重大汽车，网捕麻子，不论老少，凡是麻子之男子，皆被捕去讯问，甚至在机关上做事的人，有麻子亦不能幸免。故一时有人怕麻烦起见，恰巧有麻子的人，都告假暂避一二日，此种事亦有趣之至。近日街市上流行一种特殊之车辆，乃洋车之变形，系由日本传来者，后如洋车形式一般只前边人拉之把，易成一自行车式，多一轮亦有把、闸。前一粗人骑之，如自行车便可以前行，到很别致新奇，在大街上柏油路倒很快，小道士路则尚不如人拉方便，车身所漆各色都有，现在全市行动者约有廿余辆左右，坐其上，扬扬过市，颇惹人注意。皆为散车，日本人经营之商店，已有售卖。然不如旧有者经久，便利，经济，则或有流行普遍之日，否则常坏，亦不易普遍流行矣。

1月6日 星期一（十二月初九） 晴和

早上与平常也没有什么不同，疏懒的我又是九点左右才起，因为今天是天主教四大瞻礼之一，由新年一月一日，一直放到今天止，而今天恰巧是阴历十二月初九日，是我的生日，过了生日去上课，倒也不错。上午看过报，略微整理点东西，中午给娘及李娘拜过，二时许出去，到北海去溜冰，不料宣内大街遇到了斌。她招呼我才看见她，停住说了几句话，我问



她：“明年此时，我不知应该怎么称呼你？”她当时竟然会有点不好意思起来。我说我去北海，她说她也想去，可是鞋昨天存在青年会了，恕不能奉陪了！于是南北分手，我一人自去，在门口遇见庆成，他总是不大讲究穿着的随随便便，一同进去到道宁斋换了鞋下去，天气仍暖，冰只有一条好，其余都化了，人不多，又看见孙祁赵振华那一帮，又看见王燕婷，他病好了，又过一会王光英和庆成姐姐二人，宗志淳、邓昌明等全来了，而怪的是他们一大堆在一起玩溜，而庆成一个人独玩，不和他们在一块，与成庆好了一阵子的王光英和邓昌明不料却泡上了庆成的两个姐姐。三点多小三来了，小二倒未来，五点左右与小三一同出来，我回家，请了小二，大宝来吃晚饭，不知她俩来不？到家尚没有人，休息一刻，照去年例子，还是五妹小弟先来，二人还特送我一个小红纸包，里边原来是一套烧饼麻花，不错，大家为了这大笑半晌，六时半左右，大宝，小二来了，没失信，还好，不然多少有点失望，至少辜负了李娘老太太忙了三天的苦心不是，她俩来了才告诉她俩是我的生日，催请一番斌母才来，可是斌没在家，怪，不是早回去了吗？也许不愿来，大家便没等她，先开了饭，菜摆在小小圆桌上，还显得不少，不算寒碜。还好，今年吃饭，比去年吃那点面好得多了，东西预备得倒是够吃，可是黄家三人在家已是吃了点东西才来，大宝二宝亦是吃了些才来，真是作客，吃的都不算多，菜余下不少，吃完以后一部分小孩子都在书房中我书桌边围坐闲聊，人多东拉西扯的倒也很热闹。饭前妹妹带二小孩来，旋去，后来饭后国国，小本亦来，更出我意料之外的是四嫂今年竟露面了。七时半左右，大轴子的斌才一个人姗姗的来了，原来她去真光看二场的《绿野仙踪》，坐洋车一直赶来的了，给的面子不小呢。今天却穿了那件灰白色毛皮大衣来了，还送我一小盒礼物，里边是两个袖扣和一个表练，一个领带夹子，大约是人造金的。她还未吃饭呢，于是叫老张妈从头又温过了饭菜，由她一个人再吃一番，她到也很好，一个人又吃起来了，如在家中一般，行恹便也和我与一班小孩子谈笑里里外外的转。斌的服饰行动神态与大宝五妹等全不一样，显然的，已经养成了一派，似乎比五妹她们女学生的劲头又高贵一着了，小姐派了。她嫌大宝们的样子不好，不大喜欢招呼她们，她不时两眼注视着我，

好似有许多话要讲，但是没说，我也不知为什么，现在见了面是没有什么话好谈了。就这样子什么都谈，一会里边笑，一会外边嚷的，四弟还表演Guitar及口琴，一直乱到十点大宝二人才去。雇洋车直到毛家湾要一元钱，到电车站一辆三毛还无人去，结果还是老杨去了，到底老杨人还是不错。走了两个，便安静了一些，这时斌静静地坐在我书桌前，我亦照例坐在了对面，只是现在没有什么话可谈了，想不起什么可谈的，只是沉默着。我又发现了她两眼望着我似乎有许多话要讲，可是仍没说，恰好这时她母妹等亦走了，叫她一同回去，她便也只好匆匆饮了两口热茶辞去了。今年如此，明年不知是什么样子，也许明年此时，她都有一个小孩子都不一定。客人都走了，长吁一口气，心才渐渐安静一点。因为疲倦没有记日记，便卧下了，一时心潮起伏，杂乱不定，又是小鬼在扰乱，幸而不一刻排开一切，睡着了。（八日补记）

1月7日 星期二（十二月初十） 半晴

上午只上了一小时，绕路回来走和平门。厂甸虽有，还是每年那样子，除了各吃食，饰物，玩具等外，书摊比旧年间少，应时特有的风筝，空筝，大串糖葫芦，风车，气球等等又摆上了。只是上午才摆出来，北平民化的食品，倒是此时集于此可谓大观，差不多的各种东西都聚在此处了。我绕着走不是为了来逛厂甸，乃是看上车捐的，去的捐，都是十二月底满，今年重上还是都赶在一时，仍是挤了一大堆，忙极了，多烦，哪有这些功夫在此耗着。这个车捐还是这么麻烦，真烦，上一年的，还是只在这个一个月中才能上，讨厌之至。学校到有人代上，可是得花七角的手续费，两辆就是一元四角似乎有点不值，如果没有空，还是非叫代去不可，十一时左右又起了风，北平刮风，不叫刮风，简直是雨土，满头满脸都不好受，回来饭后把呐喊简记了一下，可是没写完，三时半又去校上课，四时上课，六时下课回来黑了，人家回家，我才去，排在这个时间又有什么法子?!今天讲了三篇散文，没有什么大劲，五时半就下课了，到图书馆中陪朱君泽吉借书，出来一同走，绕道到毛家湾去三表兄沐浴去了，大宝



北平日记

二宝亦出去了未在家，我是因为不放心她二人昨夜什么时候回去的，进去便出去了，与朱君同行，陪他到永丰德买了稿纸，在绒线胡同分手，到家听说斌母责打小弟，小弟竟出去，不知何往，小弟已回来，几自一人在里屋生气看书，今天江未来，斌亦在家，她似乎很奇怪，想不到我会来的，和她们闲谈，与五妹同看《沙漠》合订本，斌亦要同看。说这说那，说笑了半晌，好似又恢复了十个月以前的熟悉状态，我竟向斌开始攻击，半讽刺的来把她和江说在一起，并寓意他二人可以结合的意思，她竟有点羞意而抬不起头来，而一半她似乎也相当的得意呢！我当时也不知我自己那时是什么心情呢！近来是一见了斌便不由得起一种异常的心情，她虽仍是和往常一般的对我表示亲近，但我一想到那个礼拜六，她如小猫似的偎在江的身边，江那么亲切的爱抚着她，我就觉得与她之间是相隔了一层不可逾越的隔膜，把我俩分得远远的，所以也就立刻不敢接受她对我的好意，不是让我俩做朋友吧！但不知我这弱小的心理，能否禁受得住长久的刺激否？十点回来，今夜就这么随便谈谈笑笑，过的如此快！出了门，又长吁一口气，想不到今晚这两小时是这么消磨过来了！天上星儿在闪烁，象征明天是好天气，可是觉得空气中的味，和天空夹杂着灰蒙蒙，似乎总要点雪似的，一时心中乱得很。到家今天觉得身体跑了四趟远路累了，今晚精神七八月来没有这么轻松而又兴奋过，也觉得疲倦了，便收拾了休息，日记又没有写，躺在床上，一时仍是睡不着，拿着书尽想别的，乱七八糟，也不记得，半天一页也没翻过来，一赌气抛在一边，猛的想起，不知自己白白抛过多少光阴，不然又可看多少书，想想朱头那般用功吧！自己惭愧死了，要专心读书才抛开扰我的小鬼。

1月8日 星期三（十二月十一） 阴雪，下午晴冷

昨夜的预觉今晨实现了，只是下雪并不大，天气可冷得多了，今日只一小时的指导研究，不去了，一天无课，十点多冒雪到尚志医院去九姐夫谈，因为《庄子》钱未送来，一时没有钱拨来，向谢道仁暂借又未在家，看他怪不好意思的，我又说什么，后来他说介绍一家买米，可是

七十五元，比较好，明天送来，我也不好讲什么，又谈起将要电车公司股票押于强表兄处，他说还是有个中人经手一下的好，九姐夫处钱已尽，又得去向强表兄乞怜了，可怜呀！无父无钱的孤儿！什么都得受到了，为了家事心中愁烦之至，来日茫茫无尽期，总是这么半死不活的挣扎过吗？赶到这个时代，又有什么法子，东西总是有贵无贱，钱又有出无进，只那一点，每月都得用百余元，还算是够省的了，什么都不敢动，而每月只有七十元，强表兄处钱押来亦是只能每月只支数十元的，总是不够用，也不知这一年怎么混过来的！事情就是这样，人多，东西贵，钱少不够用，日子长，但人都要吃用住，活着，不错活着，可是钱少不够用怎么办？这年头还要坐吃，真是这个活罪受不了，下一年总得在课外找点事才成，般般无数的事情摆在那里，没法子，真不叫人着急，满心忧烦，就是说混过了大学毕业的日子，可是准立刻有事吗？想起来就是急得要命，一家七口人的生活，全负在我这么一个毫无经验能力人的瘦肩上，真不知怎么办好！午后为了想稍解一点自己的心烦，冒雪一人跑到 Rex 去看 Cnay Cooques 主演的《草莽英雄》，不好，失望得很，还不如去真光呢，这八毛真冤。只是里边有一幕大火相当逼真，女主角很熟只是想不起叫什么名字了。散场天晴了，出了太阳，可是很冷，闷闷的一个人又往回走，漫漫长途，悠悠的缓行，只是沉思着咀嚼着自己满腹的不快，也未注意街道上有什么。在北新华街碰见了李准，在路边谈了几句分手，白看了电影，并未稍释愁怀。在达智桥看见张得荣，告我款已送来，心中一宽买了五个蜜麻花，因为娘喜吃的，到家又怔怔坐了半晌，我只是喜欢看电影，拣出一年来所看留存的电影报有数十张，每年约在看电影方面用去数十元之多呢！七八个月以来多是一个人去，省得多了，晚饭后弄完了，《大地》与《呐喊》的看后杂录又补写了三日的笔记，又是快十点半了，为了家事不知扰了我多少次，打乱了我的心情，以致不能安心去念书，人家别同学，大半都是安心读书不问家事的，我却是非管非问不可，相差太远了，昨天下午一时又想起自己太泄气，实不配做国文系的三年学生，许多不知道的，看的书也太少，如到了毕业口试时也不知是怎么办？能否毕业？发憊！现在加油努力。



1月9日 星期四（十二月十二） 阴，微雪，冷

不知是那一股子高兴，昨夜卧在床上看小说竟至深夜两点，两眼支持不住了才行睡去，今早又是赶到学校九点上课，上午眼睛已是有点不适了，中午在校旁小饭铺吃过午饭到宿舍中李国良屋中去待一刻，看了一刻三六九，小马未在屋，所以没去他屋，李屋同室殷晋枢，与葛松龄好，葛等均喜杂耍戏剧，葛的嗓子很好，什么都唱，学谁还是一定像谁，最奇怪的是有一个日本人叫姚子靓，和他们合得来，很熟，因为他们都是同癖好的朋友，显然他们是另外一帮派，和我们是合不来的，自中午起一个下午到晚上两眼都难过，几乎睁不开，直流泪，真难受，心里愈加发急，两小时的汉书小徐没来，也没书看，只是用耳听两眼紧闭，第二时把题目发出，就是斑马异同，到图书馆中借出一阅，多人同作此想，幸我捷足先得。今天天气很冷，只下了一点雪就不下了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冷得很，大约总得再下一场大雪，已是二九再不冷一下子，亦不合宜似的，下午四小时课，陆先生请假，只上了两小时四点半就回来了，只是两眼不舒服，回来休息半晌，稍好，晚饭后看了一点书，不成功，眼受不了，还是早些休息，大学考试就是那么回事，有的在事先自己预备一下，只要不是一点不管的，总可以过去，只是好坏不同罢了，我在学校，我就如同到了乐园，随便和同学谈笑，不时发些小孩形态和同学随意动点手脚开玩笑，很痛快，他们都以小孩子目我，他们想不到我在家成天装大人呢!?

1月10日 星期五（十二月十三） 阴雪，下午半晴

灰蒙蒙的天，在八点多的时候，到底飞起了很密的雪花，可是不久就止了，大地一白一半却化了，气候立刻凉了许多，傍晚起了狂风，一阵紧上一阵，却才真心显出了三九天的威严来，上午第一二时有课，孙人和有点差劲，他说要考试作诗，女同学便要求他出题，先不肯，后来就出了，又嫌不好作，又择了题。一共出了三个，观雪，冬日，赏梅，女同学说怎

么便怎么，神情言语比对我们和暖可以商量得多了，不料今天却这么好说话，真有点像哄小孩子似的女人，神秘的力量！又讲了二首诗，下课因为汉书而去借参考书，却不料已大半为别人借去，和小徐一路归来，他骑赵的车，中午看过报，又看了一点书，正想再看一点别的，因为学校下礼拜后即放假了，下礼拜一所借的书便须完全送回去！不料忽然斌姗姗而来，却出我意料之外，可是无事不来，她今天一高兴就没去上班，她上班就是那么回事，只看她愿去与否而已。她不时现出一种许久没有看见的情绪表现出来，脸上又流露出那么轻松活泼的表情，两眼中不时闪耀一种异样的像以前那么温柔可爱的光彩来。她明知我两点还有课，可是一点了，一点廿了，卅了，一直到四十我不得不走，她才懒懒地回去。她是不愿走回去，一个人在家闷得很，风太大，不然也就早又出门玩去了，她先头在书房中对我的亲昵的确又激动了我的心情，但我却以坚强的毅力，来抑止因她而所兴奋起的感情来，我深深觉得以前已是对不起她了，而现在她和我之间无形中接近，在我的心与她之间筑起了一座不可逾越隔得远远的高墙，感情只是驱使我往热情去燃烧，可是终于暗自努力咬牙抑止了这心波底暴劲，我也向她说几句玩笑话，她说怎么你也老这么说，她怎晓得？！我心里实在是愿意向她说这些话吗？往往有许多人的笑脸比哭还难看，许多衷心悲痛的人，不说气愤的话，而反说了许多欢喜欢乐的话，那人心中的悲哀与愤怒是什么样！？那是他人不会明白的呀！送她到她家门口，举手分别，怀着一个异样的心情冒着寒冷的狂风又往学校去，一心一意去用力，暂时也就抛开了烦乱的心虑，到学校上了两小时的汗魏六朝文，第二时告诉我们考题叫做一篇文选目录序，很容易。考的各门，大半都没有特别麻烦了。三时半替斌打过电话，四时下课与小徐同走，又到毛家湾去看三表兄及二宝，大宝未回，略看略谈，因为六日她俩由家中很晚回去，不放心，所以去看看。为了小徐在门口等我一同去，便说了几句话就辞出，我一去毛家湾小徐便笑，他笑的意思我明白，我因心中无惭愧，所以也不在意，我只暗笑他胡猜，我自信我不会那么易动情感，而不择人，但与斌却是例外，我现在还惊奇斌对我的青年期影响如此之大，在我一生中恐亦很不易磨灭她在我脑中所留下的印象吧！下午风大得很，小徐去赵家，在



西单分手，回来灯下看完了沈起予的《残碑》。

1月11日 星期六（十二月十四） 上午晴，下午阴

本来拟上午办许多事，却不料斌忽一人来了，因为她不打算再去上班做事了，今天仍在家，上午她家扫房老张妈过去帮忙，她无处坐着又冷，便到我这来坐了。她知道我今天没课，记得倒也清楚，我晓得，如果要是我不在家，她也不会来的，来了左不是闲扯随便聊聊吧！不知何故，她有时仍然有点那股子缠绵劲，亦很柔媚，老朋友，旧人忘不掉吗？上午的时光过得飞快，不一刻已是十一点了，但因为今天定好去找强表兄一同去银行办理存款到期事，此时已只余一小时了，不得不去了，遂与斌一同步行出来。她去京华访友，我则步行到车铺去取四弟车，因他早骑我车去学校，赶到财署已是十一时廿五分了，强表兄正在用午饭，等他食过一同步出至浙兴，等到办理完一切手续正好十二时正，又在柜台外与沈老伯立谈半晌始辞出，到家不料赵君德培来访，约对史汉高祖纪之异同，饭后只念对了数页已是二时左右，他又有事辞去赴前门，耽误了半天功夫，他走了，我下午也懒得出去，只是怔了半天，与李娘略谈家中事，生活必需品皆昂贵之至，且皆不能省下了，可是又无余裕，实令人作难，一时心乱，手边举书，总也看不下去，精神亦不好，天气又阴沉沉下来，令人更加不快。一直到晚上七时许，精神十分不佳，陈妈又告假回去，娘及李娘忙前忙后，不得开交，小妹亦会帮忙，乖！晚饭后又检出校长前教的中国史学名著笔记，校长讲的真好，但又写下该笔记的目录以便阅读。

1月12日 星期日（十二月十五） 上午晴，下午阴冷

不知自己是那一股子劲，上午弄了半天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笔记目录纲要。上午晴天可是很冷，十时许忽然九姐来了，稍坐即去，难得，午后二时半带五弟去理发，沐浴，现在凡生活之接触交易事无一不昂贵之至，计与弟二人一共用了二元，贵之至，时属年关更是飞涨不已，鸡毛掸子普

通者售至六毛，闻鸡毛售至二元八角一两，软木塞昔日三分，今竟售至二角，其余可以想见，西单两旁热闹之至，多日不过此等处所，不过每日由大街经过耳，今见两列商品，各种各样，食用，等等皆有，令人心动占有欲之炽，于是与五弟上车疾驰归家，路上遇四弟看牙归来，一同回家，晚饭后看校勘学笔记，习小字半页，多日不习手腕觉酸累，至晚笔记匆匆看过一遍，中国的《西北角》一书借来月余，亦未翻阅，心殊歉然，今日亦未看，明日还学校后，至下半年开始一定看完，灯下偶翻一本《蜀山剑侠传》，一时竟不忍释手，一直至午夜一时方寝。《蜀山剑侠传》一书为还珠楼主著，名李寿民，何许人不明，所著此书内容尽离奇光怪之致，无奇不有，无怪不言，多有人所意料之描述，言情言事，无不尽合情理，十分周密；描写事态风景亦极美妙，文笔畅达，无往不通。且笔下人事跌宕，忽东忽西，变化莫测，引人入胜，与平常剑侠说部迥不相同。且另著有《青城十九侠》、《蛮荒侠影记》、《边塞英雄谱》等小说，皆相当瑰丽神奇，与众不同。想著者必有相当学问，且中国各处名山胜景亦见识不少，写景壮伟生动之至，脑子奇事，层出不穷，已出廿余册，至今未完，亦大不易。今午九姐方去，斌母忽来，闲坐而已，今晨江即至其家，留在此吃午饭，亦无何菜，随便吃吃，斌母有时颇似小孩，有趣，惟近日总谈其女之婚事问题，李娘及娘偏又爱问，殊不知我在旁听了心中老大不自在，不好受，说不出一种轻微的怅惘，大约此事约有八九成可望成功。但视他俩如能结合，永远幸福，其实斌之终身大事，与我无关，而我竟被此事所影响，连日被扰，心中不安，还是将以前事忘了的好，深深地埋葬在我脑中的深处，不要去发掘吧，把这段初恋史忘了。最好不见斌，见了她，她便把我安心读书的静静心波打动了，若是见了那江和她偎依亲抚的亲昵情形，便如无数小针在心头在轻轻扎着，面上还得表现出自然和应付力的谈笑来。不过江有时与斌在人面前的表现未免有点肉麻，那时心中的苦痛更非他人所能知道领会得来的。那天看见那个大杯子，在江口边用过，心中一时很愤怒，想不到半年后在他口边用了，岂是我当初买来送给她的本意！？那时真想夺过来摔在地上，可是并未那么做，一时心情又平复下来，自己好笑自己，东西已经送给她的东西了，爱怎么样便怎么样罢！怪事，



北平日记

现在我还因了她而心中不安，不快，笑话，我还是在暗暗的爱着她吗？可是一切是不可能的呀！人事岂可逆料，为什么会和她认识了，接近了，而又走上了爱的途径，又不得不分开，又眼看她去和别人好，……唉！何苦！何必当初，后悔吗？忘了吧！？

1月13日 星期一（十二月十六） 阴雪寒冷

果然所料不差，今日竟下雪了，起来时又是白茫茫一片了，很好看，但是天气冷得多，早上去校时往北，头吹得有点冷而且疼，这才有点像严冬三九的天气，到校时地上已积有半寸厚了，地上滑得很，十点钟开始考这学期考的第一门校勘学，赵万里先生没来，只一个助教看堂，等于在那等着收卷子，题是《两宋蜀本之源流与其对后世之影响》，写了不少。中午回家，一路冷得很，在亚北打个电话一时心动竟买了一元多的点心回来预备自己吃，下午四弟去溜冰，放假即去玩，劝之亦不听，玩心过重，可虑，下午看报及书，不知为何精神极不振，时欲书寝想系昨夜睡得很晚之故，挣起精神看书，结果也未看多少，灯下看《近代散文笔记》，又看了半晌小说至十一时方寝，昨晚看的太久了，于是今晚眼睛又难过起来，无法日记未写，十四日补记的。

日前揽镜自照，觉得自己面色既黄且显苍老，不似才廿出头的青年，面上的皱纹已是隐隐不少了，暗自心惊难受。这都是生活压迫的痕迹，烦劳忧愁的结果，可叹！昨日理发沐浴归来，才一扫多日沉闷颓废的气息，面耀红光，才显得有点朝气与活泼，精神亦比较好一点，现在面部额上已有三四道横纹，眼往上看的时候，尤其显明，如果生活的担子早日压在我的肩上，劳心费神的苦过，则我的面部必然容易老得快！啊！生活！晚上没有火的书房，其冷如冰，但仍在那屋睡，不怕！

1月14日 星期二（十二月十七） 晴冷

太阳升起老高，精神比昨天好些，八点就考，七点半走，带五弟一起